



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

刘志远 刘廷璧编

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

一 历史沿革

万佛寺廢址，在成都西門外万佛桥附近。距城約半里地，面积数十亩，自古以来，即为隆盛道場。明朝末年毀于兵火。寺的創建年代、原来名称及其隆盛情况，現虽不能詳尽确切地加以說明，但根据历史記載及近年出土的資料，可得出如下的一些梗概：

(1) 相傳此寺建于汉延熹年間(詳后)。

(2) 梁时名安浦寺：

1937年，万佛寺出土的釋迦造像記：“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太岁己酉……鄱阳王世子①□上于安浦寺敬造釋迦像一軀。”(图版8)

按鄱阳王蕭恢乃梁武帝子，其世子名范，字世仪，普通七年(公元537年)离任，此像为入蜀三年后所造。

(3) 唐时名淨众寺：

“四川通志”卷三十八：“淨众寺在县西北，唐开元十六年，新罗国僧无相募建。”

1951年万佛寺出土的尊胜陀罗尼經幢記：“大唐大中元年三月七日癸卯，再兴寺大德，鎮靜軍和衙官，試太常寺协律郎楊公樞②，妻赵氏，男弘度，弘度于淨众寺建立尊胜幢一所……”(插图)③。

这个經幢以实物的証据証明了唐时万佛寺名淨众寺，又說明了再兴寺与淨众寺是唐时的两个寺院。

“益州名画录”：“唐武宗会昌五年，毀天下佛寺，成都除大聖慈寺未遭此劫外，其余諸寺皆毀，淨众寺亦未例外。到宣宗再兴佛寺，淨众寺方再兴建。当时在四川的画家陈皓、彭

坚、范瓊等于聖寿、聖兴、淨众等寺，自大中至乾符，笔无暫釋，图画牆壁二百余間。”說明淨众寺在唐时亦曾遭毀。

(4) 宋名淨因寺；“明代又名淨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

“四川通志”卷三十八：“宋明淨因寺，明改为万佛寺。”

明天启“成都府志”：“僧之言曰，淨因寺俗呼万佛寺，近又易佛为福矣。相傳創于汉延熹，或曰即古淨寺，若竹林寺地。唐无相禪師建塔鑄佛在万，寺以改名。后塔毀，高节度駢取修羅城，而名今犹之。洪武中，蜀献王就国，宮未竣，多遊其地，遺像俱在，时犹号竹林寺。……正德中，寺燹于流賊……



万曆初，僧宗祥輩，复印經金陵，募造……”（“艺文志”卷五十二“重建万福寺碑記”）

根据上面的实物資料和文献記載，我們对于万佛寺的沿革，就有了一个比較清楚的輪廓：即万佛寺相傳建于汉延熹年間，梁时名安浦寺，唐名淨众寺，宋名淨因寺，明又名淨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

万佛寺香火之盛，风景之佳丽，自南北朝以来，即为統治者遊覽、布施和詩人歌咏、贊賞的場地，如梁代的益州刺史、鄱阳王世子肖范，北周的益州“摠綰柱国赵国公招”（字豆盧突）④等，都于此寺造像供养。唐大中时，府主杜相公惊亦曾起淨众寺門屋，并延名画家范瓊等草繪壁画。明代的蜀献王在“宮未竣”时，亦“多遊其地”。

唐时詩人郑谷、李洞；宋代詩人范鎮、田况等皆有詩贊美。如郑谷的淨众寺松溪八韵云：

松因溪得名，溪吹管松声；
繚繞能穿寺，幽奇不在城。
寒烟斋后散，春雨夜中平；

染岸蒼苔古，翹沙白鳥明。
澄分僧影瘦，光徹客心清；
帶梵侵雲响，和鐘击石鳴。
淡烹新茗爽，暖汽落花輕；
此景吟難盡，凭君画入京。

（“蜀中广記”卷一）

又如范鎮的淨众寺新禪院詩云：

金地西郊外，一來煩念攄，
但逢是仙境，鮮不属僧居。
岸綠見翹鷺，溪清无隱魚；
殘阳已周覽，欲去几躊躇。

（“蜀中广記”卷一）

這首詩還写出了万佛寺的地理环境，当时万佛寺风景之秀丽，由此可想而知。

二 出土情况

明末，万佛寺被毀于兵火，此后，較長的一段時間都湮沒无聞。直至清光緒壬午年（公元1882年）“乡人掘土，出殘石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凡百余……乃揀得有字像三：一元嘉（图版31），一开皇，一无紀元。”（王廉生：“天壤閣筆記”）

这大概就是万佛寺石刻造像的第一次出土的記錄，元嘉造像就是这次出土中最佳的一件，其精美为四川的石刻艺术中少见，可惜已被法帝国主义分子窃去。

1937年，当地农民种田时，又掘出石造像12尊，佛头26个，均大如人身，內中以中大通元年釋迦造像（图版8）和北周阿育王造像（图版9），为最精美。

1945-46年間，前四川理学院在此建筑校舍，据傳曾出土佛像甚多，但都被砸毀或埋于房基下面。

1953年（解放后）在該地进行基本建設时，又掘出殘佛像、佛头、菩薩像、伎乐天像、殘須弥座等，約200余件。1954年以后亦时有出土。

万佛寺廢址出土的石刻造像，現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館的約200余件。出土造像刻有紀年銘文的計有：

- (1)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2年)康胜造释迦文石像一龕(图版1-2);
- (2)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鄱阳王世子造释迦像一軀(图版8);
- (3)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上官□光造释迦□□一龕(图版4);
- (4)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侯朗造佛像一軀(图版10);
- (5)梁武帝中大同三年(实为太清二年,公元548年)观世音造像一龕(图版6);
- (6)北周保定二年——五年(公元562—565年)益州掾綰柱国赵国公招敬造阿育王造像一軀。(图版9);
- (7)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菩薩造像殘軀(图版17);
- (8)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石造像一軀;
- (9)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菩薩造像;
- (10)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尊胜陀罗尼經幢(序文插图)。

另有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27年)淨土变石刻(图版31),已为法帝国主义分子窃去。隋文帝开皇(公元581—600年)石造像,也被清末的四川官吏王廉生运走。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淨土变石刻(图版31),是万佛寺石刻中,南朝有紀年銘文的造像中,最早的一件。也是我国早期佛教雕刻中的重要遺物。它比四川省博物館現藏的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无量寿佛像(附图),要早56年,比雲崗最早的造象亦早12年。

三 艺术价值

南朝石刻,除南京棲霞山的梁代遺物,陵墓石刻以外,很少見到;因而万佛寺出土的石刻造像,虽然仅保存200余件,但它不仅填补了中国雕刻史上南朝四百年佛教艺术的空白,而且在說明和研究四川雕刻艺术的发展,也是有它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川佛教石刻造像的数量是很多的,几乎每个县都有,同时有很多是非常精美的作品,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大足的北山、宝頂,广元的千佛岩,綿阳的西山观,夾江的千佛岩,巴中的南龕、乐山的大佛寺等造像;其次如南江、彭山、丹陵、邛崃、蒲江、資中、安岳、簡阳以及阿坝自治州的茂县等地,皆有精美的石刻造像。

四川石刻的材料,多是利用赤色盆地中的紅砂岩石,这种岩石的質地細密而輕軟,易于施工,适于表現細膩的人物面貌。

四川的石刻造像艺术是繼承了四川汉代石刻画、陶俑、画像磚的优良傳統;以瀟洒飄

逸的风格表达出了生动活泼而富有生命力的形象和情感。当佛教传入四川后，使石刻艺术逐渐为宗教服务，因而，与前期的石刻艺术作品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有显然不同的特点。

当北周入蜀后，北方的浑厚、朴质的作风与原有的作风相结合，而产生了一种具有新的风格的作品，但依然是保持着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具体的表现在后期作品以及隋、唐的石刻造像中。

万佛寺出土的石刻造像，不仅所表现的内容丰富，而在雕刻技巧上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些造像所包括的时期也是相当长的（自南朝宋至唐代）。由于造型上的区别，大体上可分为早期（南朝宋——梁）和晚期（北周——唐）：早期的面型方正，晚期的面型圆润，肌肉丰腴，但又是匀称秀静的。这些石刻的人物脸部都具有轩昂的秀眉，秀长的杏眼，高与额齐的鼻梁，深沉与上翘的嘴角等特征，不但表达出了无限的温婉情意，而且含孕着一股吸引人的力量。这些作品的成功是与它的写实风格分不开的。

佛教的造像艺术所受的宗教限制较大，尤其是佛、菩萨等造像，更要严格遵守种种的限制。为了要表现庄严慈祥的形象，就要集中一切优美的典型，再加以一切美好的想像去创造它，使它神圣化。因而要求既要达到温和慈祥的形象，又要使它具有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由于这样，就限制了若干佛像在造型上的发展。但在万佛寺石刻造像中，尤其是唐代的造像，都不容易看出这种种的束缚。而是用现实中的人的典型形象去表现创造它。因而，在万佛寺的若干造像中，如除去了它的僧衣、花冠和缨络，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面像，而不是凜然不可侵犯的佛像或菩萨像。从图版 8、9、41、43、44、46 等面像，即可说明这个问题。

万佛寺石刻造像中对于人物的刻划，不像北魏的过分清秀，也不像周齐造像对于面像底夸张，而是比例匀称，合乎生理解剖的。从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民间匠师们的创作作风是写实的。

石刻造像艺术比较难于处理的是手和脚，有的不是失之肥肿，便是失之扁塌，万佛寺造像的手和脚大都比较好些，它给予人一种秀美、真实的感觉。表达出了肌肉的柔润而丰满的质感。（图版 48）

万佛寺佛像及供养人像的衣褶，是飘举和生动的，轻纱透体，使人一瞥即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感觉。图版 34 所刻的供养人的姿态，是极其秀挺飘逸的，而花纹线条的

流轉勁健，更表現出了民間匠師們的卓越技法。這種優越的技巧，是可以供給我國現代的雕塑創作參考學習。

萬佛寺造像的姿態，肌肉和內心感情是相適應的，整個感覺是健康、活潑、豐潤、柔美而又富于生氣的。如天和二年菩薩像側的牽獅侍者（圖版 37）的優美形像，便是一個典型。透過它的豐潤、溫軟、滑膩的肌肉，優美的舞蹈化的姿式，奔放而愉快的情緒，使人感到了一種極其動人的快樂而又健康的熱烈情緒，和富有旋律的感覺。

圖版 24 的金剛力士像，是一個健壯、有力的典型形象。在那隆起而有力的肌肉中，似乎透露着蓬勃的生命力和武士所應具有的雄健而又剛勁底氣勢。至如供養人像的虔誠，嚴肅而又風致翩翩底舉止；菩薩像底挺秀而神氣安祥底風度；以及經變故事圖的細膩、流暢而生動的情節，這些都是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和豐富的生活氣息的作品。

從這些作品的布局和結構上，可以看出民間匠師們不僅具有相當高的技巧，而且也付出了巨大的、辛勤的勞動。他們既照顧到整體布局的完整與諧和，又注意到細部的生動活潑、人物個性的刻劃。因而，不論從經變故事的雕刻和菩薩或佛座的雕刻來看，都符合上述的特點，很少有生硬、呆板或不調和的處理。——這些以陰陽綫條刻劃成的經變故事圖，不僅給繪畫史，也給建築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民間匠師們不但掌握了繪畫和雕刻的技巧，而且善于把這兩種技巧結合起來，為表現另一種藝術形像而服務。

萬佛寺石刻造像不完全同于北方的作品，它本身所具有的較濃厚的地方特色，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在題材方面它大部分是釋迦立像和觀音立像，很少有北方流行的釋迦多寶并座像，交腳彌勒像、思維像及雙觀音像等等。其次，在裝飾和布局方面更有顯著的差別：如大同三年釋迦立像（圖版 10）胸前的結帶刻着華麗的花紋和珠飾，天和二年的菩薩像（圖版 17）的足登草履（四川漢代陶俑足登草履的甚多）中大同三年觀音立像龕（圖版 6）正中雕觀音立像，後面又雕刻着四弟子，四菩薩。前面雕着二踏像力士，像座正面雕八伎樂天，龕側又雕着持杵力士。普通四年康勝造釋迦立像龕（圖版 1）的布局大体與上相同，所不同者乃觀音立像變為釋迦立像，龕前所刻力士，一仍持杵（左面的），一則右手托塔，左手捧物置于胸前，所踏蓮座并皆置于一伏地人之背上。而龕兩側所雕一腳踏地、一脚蜷曲在伏于地上人的背上的二菩薩像，則更為特別：二像一着靴，一着履，額下皆有鬚，又一雙手合掌，一手中捧物，都是北方佛教造像里很難見到的。

萬佛寺石刻造像是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它既有笈多式的螺旋狀髻，多褶壁的通肩

大衫，又有健陀罗式高而晰的衣紋，在造像的形像中，也还有少数的石刻造像具有印度人的形像特点。

各地区文化——上层建筑物的一部分——无论在任何时候，总是互相影响着、关系着，因此我们觉得万佛寺石刻造像虽有着较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和同时期的北方造像相比较，又可以看出它有不少的风格和手法是和北方、尤其是龙门石刻相接近的。如佛像多具有六朝名士的潇洒飘逸的风格，衣服多是双领下垂的大衫（衣纹左右褶皱整齐均匀，衣角与带角均作光状菱形纹），胸前裙带小结的形式，早期菩萨像的披巾由两肩下垂至腹部成叉形，然后反至肘上；后期的由两肩下垂至腹，通过一环，反至肘上，以及舟形举身光、宝珠形莲花头光和持降魔杵，努目披衫著裙的力士等，都具有北方造像的风格。其前、后期所呈现出的特征的差别，与北方早期、晚期的差别亦有相似之处。但万佛寺石刻造像中，尚未见有上身袒露右肩、肩后披衣的形式。

万佛寺早期的菩萨像，纓絡比較簡單，但到北周以后，菩萨的周身便装饰上了很繁富、华丽的纓絡。

万佛寺石刻造像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作品，它的出现，给研究南朝及唐代四川石刻艺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填补了雕刻艺术史上南朝雕刻史的空白。

因限于学力和认识，对万佛寺石刻造像，我们只作了上面一些肤浅的介绍。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这批精美的石刻艺术作品，较为系统的介绍给专家和广大读者，作为研究和欣赏的资料，至于编辑和说明中的错误之处，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

正当全国人民以忘我的劳动热情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希望艺术界的同志们能把万佛寺石刻所具备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度纯熟的技巧用来反映今天沸腾的现实，并为这伟大的现实服务。

感谢曾在这本书的编著过程中，给以我们热情帮助的先生和同志们！

編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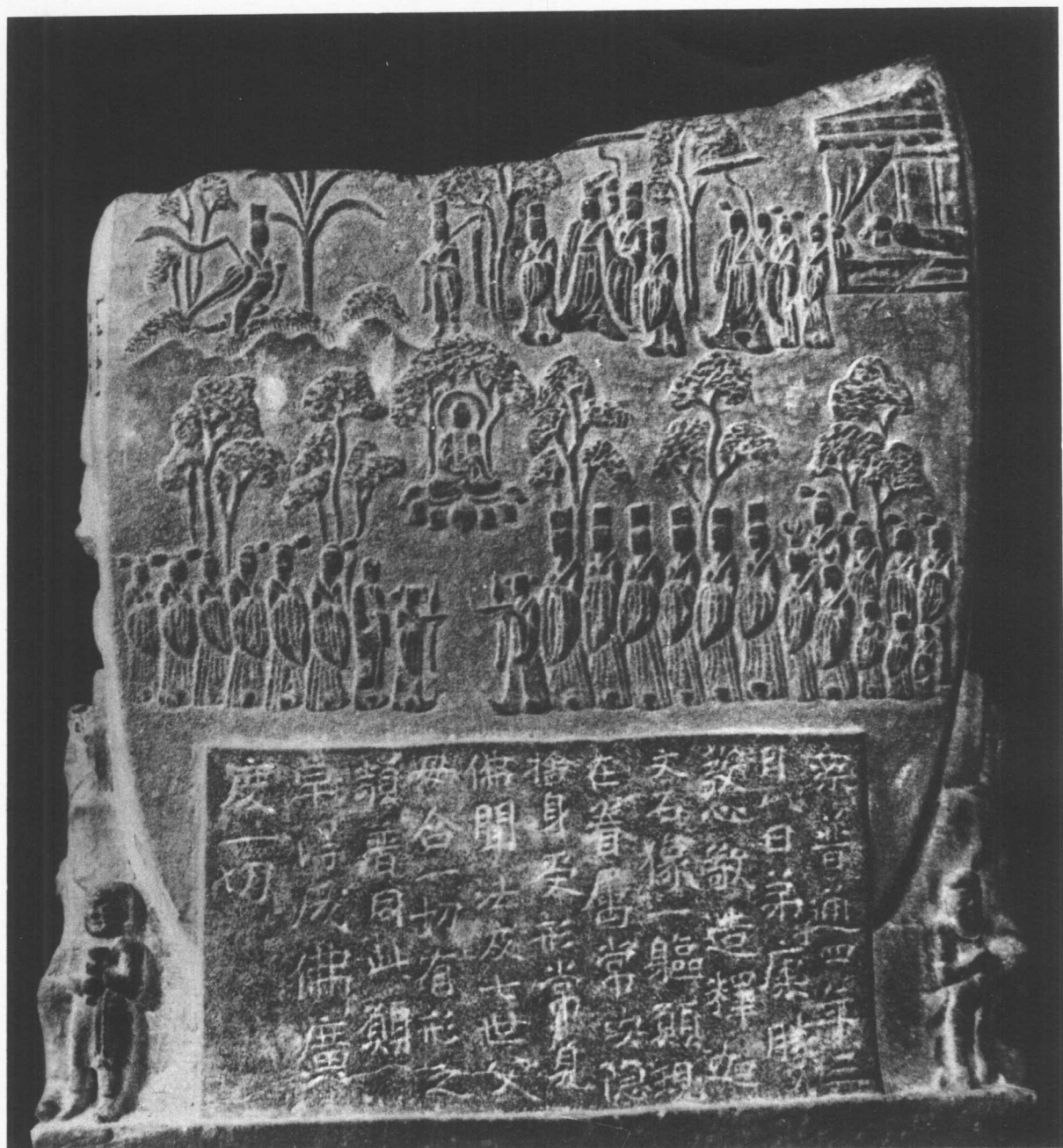
目次

- 1 釋迦立像龕 梁普通四年(公元 522 年) 康勝造
- 2 釋迦立像龕背面的經變故事 梁普通四年(公元 522 年)康勝造
- 3 釋迦立像龕 梁(公元 502—577 年)
- 4 釋迦立像龕 梁中大通五年(公元 533 年)上官□光造
- 5 釋迦立像龕背面的經變故事 梁中大通五年(公元 533 年)上官□光造
- 6 觀音立像龕 梁中大同三年——實為太清二年(公元 548 年)
- 7 釋迦坐像龕 梁(公元 502—577 年)
- 8 釋迦像 梁中大通元年(公元 529 年)鄱陽王世子造
- 9 阿育王像 北周保定二年——五年(公元 562—565 年)益州總領柱國趙國公招敬造
- 10 佛像(無首) 梁大同三年(公元 537 年)侯朗造
- 11 佛像(無首) 梁(公元 502—557 年)
- 12 佛像(無首) 北周(公元 557—581 年)
- 13 佛坐像(無首)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14 佛坐像殘座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15 佛坐像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16 釋迦坐像龕(殘) 隋(公元 581—618 年)
- 17 菩薩像殘軀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 567 年)
- 18 釋迦坐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19 持瓶觀音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20 觀音坐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21 觀音坐像頭部 唐(公元 618—907 年)
- 22 菩薩像殘軀 唐(公元 618—907 年)

- 23 天王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24 金剛力士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25 金剛力士像右側面 唐(公元 618——907 年)
- 26 造像殘座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27 淨土變石刻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28 菩薩像(浮雕) 隋(公元 581——618 年)
- 29 經變故事(浮雕)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30 經變故事(浮雕) 隋(公元 581——618 年)
- 31 經變故事(拓片) 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 427 年)
- 32 經變故事殘雕(拓片) 隋(?) (公元 581——618 年)
- 33 侍者像 梁中大同三年——實為太清二年(公元 548 年)
- 34 供養人(造像殘座)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35 供養人(造像殘座細部)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36 力士像(造像殘座) 唐(公元 618——907 年)
- 37 牽獅人像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 567 年)
- 38 力士像左側面(造像殘座) 唐(公元 618——907 年)
- 39 菩薩像(造像殘座) 唐(公元 618——907 年)
- 40 佛头像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41 佛头像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42 佛头像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43 佛头像 公元五世紀——六世紀
- 44 菩薩头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45 菩薩头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46 和尚头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47 菩薩頭側面 唐(公元 618——907 年)
- 48 手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49 吹笛伎樂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50 彈琵琶伎樂像 唐(公元 618——907 年)
- (附圖) 1 無量壽佛像 南齊永明元年(公元 483 年)
- (附圖) 2 無量壽佛像 南齊永明元年(公元 483 年)



1 释迦立像龕



2 釋迦立像龕背面的經變故事



3 釋迦立像龕



4 釋迦立像龕



5 釋迦立像龕背面的經變故事



6 観音立像龕



7 釋迦坐像龕